

胡適全集



14

第拾肆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

胡適全集



杜春和 整理

史学·『水经注』疑案考证(一)

<14>



安徽教育出版社

整理说明

《胡适全集》14—17卷收录作者从1943年至1960年为审查一百多年来的《水经注》疑案(即戴震是否窃取了全祖望、赵一清整理的《水经注》的成果),而撰写的多篇论文及有关文字近200万言。

这些文字百分之九十以上被分别收录在1966年2月至1969年8月,台北胡适纪念馆陆续影印的《胡适手稿》(共十集,每集分上中下册)第一至第六集,及1994年12月黄山书社影印耿云志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共42册)第1至第4册内,其余则录自各有关报刊。

这些文字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未经整理刊印过的原始手稿,包括论文(少数论文仅有草纲、初稿、未完稿,或残缺稿)、版本考证、读书札记、研讨书信,及一些写在笔记本上、卡片上或便条上准备撰文用的材料与有关附件。其余部分虽是已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包括作者于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初在上海合众图书馆时写的几篇文章,因曾送给当时该馆负责人顾廷龙先生征求意见并同意录副,这些录副稿已刊于1979年《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但因后来作者对这些刊文大都感到不满意,

便一次再次地在原手稿或刊文上进行修改、增删、批注，甚至重写，这就与原刊文内容有很大出入，故一并收录。

由于绝大部分都是未经刊印的原始手稿，所以在行文与标点等方面，都存在一些不够规范、不够统一等问题，故在整理时都酌予修订，特此说明。

章实斋读《全谢山全集》	70
再跋哈佛本《水经注》过录戴校残本	72
王梓材伪造“全校《水经注》”的铁证	75
后记	78
驳杨守敬“赵戴未见《朱笺》原本”的妄说	82
张穆说东原诤言其师	89
校记王重民抄《水经注》资料五种	90
敬录呈	90
《水经注释》仁和赵一清撰	91
《水经注释·附录》仁和赵一清撰	93
《水经注笺刊误》仁和赵一清撰	94
书赵校《水经注》后 魏源	96
再记项绶本	99
赵氏《水经注释》初刻本与《四库》本异同考	101
伪全校本作伪之证	105
摘记林颐山、董沛、戴震的传记资料片断	119
林颐山	119
林先生颐山	120
董先生沛	121
校记赵氏《水经注释》、《水经注笺刊误》的札记	124
校记岑仲勉《水经注卷一笺校》	132
试用张鸿桷举出的“初刻未修本”诸例	134
来校各本	134
跋芝加哥大学藏的赵氏《水经注释》	137
用丁山所举“初印本”例子校赵书各本	141
《四库全书》的三部《水经注》校上年月	143

戴震校《水经注》所引归有光本·····	145
戴震《水经注》官本校语内所引的书目·····	156
跋戴震校《水经注》引书目并推论戴氏治《水经注》的方法·····	159
记何焯的《水经》校本·····	171
记沈大成的《水经》校本·····	174
跋陈劭的《全氏七校水经稿本跋》·····	178
校勘《水经注》各本异同举例等札记·····	183
跋江安傅氏藏的宋本《水经注》卷十八第二页影本·····	209
跋段氏《与梁耀北书》及《东原年谱》论赵戴三家《水经注》·····	215
附·段玉裁《与梁耀北书》及《东原年谱》论赵戴三家《水经注》资料摘抄·····	217
跋段玉裁《经韵楼集》·····	221
赵东潜书校刻者不免妄改妄增·····	224
跋郑德坤的《水经注引得》·····	229
附·裘开明来函·····	233
戴东原、赵东潜《水经注》疑案的考证·····	234
全氏《七校水经注》辨伪(抄稿)·····	238
一 引论·····	239
二 记全祖望校《水经注》的经过,并考他的校本“卒未得毕业”·····	243
三 所谓全校《水经注》制造完成的历史·····	259
四 全校《水经注》作伪的铁证·····	272
结 论·····	304

附一跋陈劭的《全氏本校水经稿本跋》	313
后记一	319
后记二	321
全氏《七校水经注》辨伪(原稿)	324
一 引论	324
二 记全祖望校《水经注》的经过	328
并考他的校本“卒未得毕业”	328
三 所谓全校《水经注》制造完成的历史	344
四 全校《水经注》作伪的铁证	358
结 论	374
自上述治《水经注》案缘起及论述片断	384
记熊会贞的“补疏《水经注疏》遗言”	422
东原在四库馆的经过年表	427
读《四库全书纪事诗》	445
三跋项纲本	448
官本《水经注提要》的文字责任与文字意义	452
上篇 官本《提要》的文字责任	453
下篇 试猜猜这篇《提要》里的两句谜语	473
清高宗《题水经注六韵》的月日及附件	491
后记 清高宗《题水经注》诗的月日	495
——猜谜后的猜谜	495
跋全谢山《赠赵东潜校《水经》序》	505

大错的早期短文三篇^①

记赵一清《水经注释》的版本^②

此书至少有三种刻本：

(甲)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初刻本。

(乙)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修改刻本。

(丙)光绪六年(庚辰)张寿荣重刻本。

四库馆本是用乾隆五十一年刻本“校上”的。《提要》尾上记的“五十一年九月恭校上”一行，又《提要》文中明说“外间诸刻，固不能不以是为首矣”。毕沅作序，署“乾隆五十一年八月既望”，而《提要》记“九月”校上。其时《四库全书》久已于四十七年“告成”，此书收入《四库》，乃在五十一年九月。所据是赵载元等的刻本。坊本《四库提要》于此书题下注“浙

① 本文录自1994年12月黄山书社影印耿云志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册。——编者

② 此文标题上方有作者眉批：“错误不可用。适之。”——编者

江巡抚采进本”，是误记的，或是有意如此题的，实不足依据。浙江采进书目内有此书写本，但其时实未收入《四库》，此写本后来必已发还。其后刻本有毕沅的大力提倡，此书才补入《四库》。

魏源、张穆、王国维、孟森诸人都不曾细考赵书入《四库》的年代，其立言甚为疏忽。

张寿荣本（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藏）卷末有他的儿子张鸿楠的长跋，其中有云：

《水经注》赵校本……之行于今者，实有二本。其一首卷有“乾隆甲寅年”字样，末卷有“男德元、履元、载元、保元全校刊”列名。一本无之。一有郇氏原序之半，后附赵氏识语；一无此序及识语。至书中异者，亦各卷错见，不一而足。如六卷十六页二十行至二十二行小字，一本脱“孙”字、“家”字，增两“也”字。十七页七行大字，一本“泽”讹“桥”。（十卷二十三页十二行小字（按当作“大字”）一本“贯”讹“勘”。二十二页六行大字，一本“弓”讹“可”。……《刊误》中，一本有增校语，并为补入之。……大氏此书有初刻未修本，有修后改刻本。得此次重刊，庶可以画一矣。……

国会图书馆藏本，卷末有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十月

男德元

履元

载元

文思精爽。保元全校刊

我试用张鸿楠跋中指出的异文，与此本对校，则此本皆不误。故此本是五十九年修改刻本，当无可疑。

此本卷首缺首页，又缺毕序，其《四库提要》也缺半页。《提要》末页题

乾隆五十一年九月恭校上

总纂官

臣纪昀

臣陆锡熊

臣孙士毅

总校官

臣陆费墀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十月

监生 臣赵德元

江苏扬州府扬粮通判 臣赵履元

江苏淮扬道 臣赵载元

监生 臣赵保元

恭刊

从这里可知刻书的赵载元此时已从河南归德府知府升到江苏淮扬道了，这本子大概是在江苏刻的。又可知此书校上时，撰《提要》的人决不会是戴震，戴震已死在乾隆四十二年了。

最可注意的是张跋中说：“《刊误》中，一本有增校语。”究竟增加了那些条呢？增加的人当然不是赵一清本人了。是不是梁履绳、梁玉绳兄弟用戴校本对勘之后增加了的呢？

这些问题只好等到我们发见那五十一年初刻本，或得见文渊阁《四库》本，才能解答了。

哈佛大学所藏赵书，也是张寿荣刻本，但是初印，远胜哥伦比亚大学藏本。

后 记

王先谦的《合校水经注》(光绪十八年刻)的“例略”，有讨论赵氏《水经注释》版本之处，他说：

家藏本册面题签刻画精美，极为我友缪筱珊、朱蓉生两太史所鉴赏，真最初本也。别有旧藏一部，字句增损，寗易往往同符官本，盖出后来刊改，颇失赵书面目，故兹一以初本为主。

此条下，王氏有注文，列举此本中“可裨考订”者四条，均与国会图书馆藏本相合。今举其较短的两条，略示两本的异点：

八卷《济水》篇“有汉司隶校尉鲁恭冢”下，《释》曰：“金石录跋尾云鲁峻碑其他”云云，改曰：“《金石录·鲁峻碑》跋尾云：尝得石室所得画象，与延之所记合。其他”云云。增多十四字。

国会本正多此十四字。

十六卷《谷水》篇“世谓之纻麻涧”下，《释》曰：“此句是善长所增。”改曰：“此句是连引郭璞注。”

国会本正作“此句是连引郭璞注”。此皆可见国会藏本正是王先谦所谓“后来刊改”本。此与我的考定相印证，又可知王先谦所谓“后来刊改”本乃是乾隆五十九年的江苏刻本。

张寿荣翻刻本的八卷《济水》篇“鲁恭冢”下一条，全同改本；而十六卷《谷水》篇“纻麻涧”下一条，则仍作“此句是善长所增加”。此可见张本是参用两本，不曾严格的用改本为底本。

王先谦此条注文之末，又说：

《刊误》间有增改，无关要义，不录。

此句可与张跋的“《刊误》中，一本有增校语”一句相印证。

王先谦的话，使我们知道赵书两本的不同，不仅仅是张鸿楠跋中所举的文字上的小异，其“字句增损窜易”确“往往同符官本”。他又使我们知道“合校《水经注》”所用的赵氏《注释》是乾隆五十一年初刻未修改之本。此本已不易见，张刻本已不是用初刻本为底本了。故我们要知道赵书初刻时的真面目，当用王先谦本为根据。

近年学者讨论戴赵公案，全不考究各书版本，是方法上的大缺陷。

卅二，十二，二夜半后一点半

考《四库全书》所收的 赵一清《水经注释》^①

主张戴东原“攘窃”赵东潜的《水经注释》的人，多相信赵书未刊以前已被收入《四库全书》，故东原在四库馆先见了此书，得“攘窃”其内容。首倡此论者为魏默深，他说：

考赵氏书未刊以前，先收入《四库全书》。今《四库》书分贮在扬州文汇阁、金山文宗阁者，与刊本无二。是戴氏在四库馆时先睹预窃之明证。其后聚珍官板刻行又在其后。（此指戴校官本）若谓赵氏后人刊本采取于戴，则当与《四库》著录之本判然不符而后可。岂《四库》书亦为赵氏后人所追改乎？（《书赵校〈水经注〉后》）

一百年后，孟心史先生（森）也深信此说。他说：

当赵氏身故未久，早由浙地方大吏采进四库馆中，校上写定均在刻板之前。能窜改于临刻之时，不能追取大内所藏之《四库》本而改之。……魏默深于道光

① 此文标题上方有作者眉批：“此文大致都是错误的。新发见的材料，使我明白：（1）《提要》是一个不懂《水经注》之学的人写的；（2）《提要》的校上年月是不可信的；（3）最早的《简明目录》已收赵书了；（4）文溯阁本此书校上在四十七年；（5）《库》本不是依据刻本的；（6）刻本有两三本子，五十一年初刻本最近《库》本，以后续有修改，但修改之处并不多，且不关重要。适之。卅三，五，三记。”——编者

间,已在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取《四库》本之赵氏书,与版刻之赵氏书,一一对读,证明梁氏窜改之说之不当。……(孟森“《杨守敬所举赵氏〈水经注〉转袭戴氏嫌疑辨》”,见《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十卷五号)

他又说:

赵书未刻以前,先有四库馆校上写定之本。(同上)

孟心史又有“《拟梁曜北笞段懋堂论戴赵两家〈水经注〉书》”(见故宫博物院《文献论丛》,页一三~二九),其中也提到这一点。他说:

东潜之书,上尘先帝乙览,在戴君未与校《大典》以前。查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谕旨求书,谕中征及近时人著作。……敝省大吏取沈绎旃及东潜二家之《水经注》应诏,在浙江进书十二批中之第五批。(适按,实在第七批,另有考。)……迨馆臣校上赵书,得蒙著录,写定为《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之一种。四十七年谕旨,江浙准建三阁,传写《四库》书,嘉惠士子。敝省于五十九年……建文澜阁告成,某亲见沈、赵《水经注》赫然在列。珂乡(此书假托梁玉绳的口气,梁是浙江人,段玉裁是江苏人,敝省指浙江,珂乡指江苏)文物尤盛,文宗、文汇两阁隔江对峙。度好学深思如执事,……可将赵书之《库》本与某等校刻本仓猝对勘,有无一字之改窜,则疑窦不难立破。……(页一五)

我读了这些话，总以为魏、孟诸公必定真检查过《四库》本的赵氏《水经注释》才敢这样说。我万想不到这两位学者竟连四库馆校上赵氏书的《提要》也没有细读！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赵一清《水经注释》的乾隆五十九年刻本，卷首“恭刊”《提要》，《提要》之末，有这几行字：

乾隆五十一年九月恭校上

总纂官 臣纪昀

臣陆锡熊

臣孙士毅

总校官 臣陆费墀

这“恭校上”的年月，证明两点：第一，赵书收入《四库》，在乾隆五十一年九月，是乾隆四十七年《四库全书》“告成”之后补加进去的一种。其时戴东原校定的官本《水经注》已出版了十二年了，东原本人也已死了九年多了。第二，赵书收入《四库》，在此书已刻成之后。此书初刻于乾隆五十一年；毕沅作序，署“乾隆丙午（五十一年）八月既望”；段玉裁《与梁耀北书》（《经韵楼集》七）三次说赵书刻于丙午。刻此书的赵载元（一清之子）那时做河南归德府知府，此刻为河南初刻本。后来赵载元升了江苏淮扬道，又有乾隆五十九年的修改重刊本，（王先谦《合校水经注》“例略”所谓“最初本”，即此乾隆五十一年刻本；所谓“字句增损窜易，往往同符官本”之“后来刊改本”，即五十九年本。）是为江苏修改重刊本。毕序凡一千三百八十四字，不提此书已著录《四库》。毕序作于八月，四库馆

臣校上此书在九月，在作序之后一个月。

《提要》本文也可以证明赵书收入《四库》是根据乾隆五十一年刻本，而不是根据浙江最初采进的写本。《提要》说此书：

旁引博征，颇为淹贯；订疑辨讹，是正良多。自官校宋本以外，外间诸刻固不能不以是为首矣。

是《提要》明说此书是“外间诸刻”之最佳者。

因此，我们可得几个结论：

- (1) 魏默深、孟心史诸公所说“赵氏书未刊以前，先收入《四库全书》”的话，全是无据的妄言。
- (2) 孟心史说赵书“上尘先帝乙览在戴君未与校《大典》以前”，更是妄言。
- (3) 因为赵书的《四库》本是根据刻本的，所以《四库》本当然“与刊本无二”。（但此只指初刻本。乾隆五十九年的重刻本，依王先谦的比勘，就和《四库》本有不同了。）

HT)我们无法得见赵书采进时的写本，所以我们在今日很难推知赵书的原来状态。

王重民先生说：

乾隆三十八年吴騫托鲍廷博借到柳大中本，即校于赵一清《注释》上。可见吴藏赵本是乾隆三十八年以前抄的。今在北平图书馆乙库书内，现留上海。振绮堂藏几部赵书的钞本（大约共有四部），后来有两部归了八千卷楼，今在南京国学图书馆。一钞本与刻本间有